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一

通鑑綱目正編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同輯

唐紀

玄宗明皇帝

原卷四十九
共三十四頁

張九齡請
不焚錢

不焚錢

不焚錢

不焚錢

不焚錢

不焚錢

不焚錢

不焚錢

不焚錢

不焚錢

不焚錢

不焚錢

不焚錢

不焚錢

綱目甲戌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二月秦州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地震。夏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

書令。李林甫同三品。目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救百官議之裴耀卿等曰一啟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

惡更甚。祕書監崔沔勉曰若稅銅折役計估市稅度鐸庸則官治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為物貴

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乎。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不可以賞勸貧不可以威禁

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林甫柔佞多狡

數朔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山今江蘇

王瑁妹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玉妃德之陰為內助。目上艾衫參於苑

中目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刈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也知稼穡艱難

耳。綱目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目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恆山見三中相州

彰德府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為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以為尸

解今河南漢方術傳注尸解言將登仙假托為尸以解化也舊洪年八十卒其尸上由是頗信神仙。目冬十二月幽

州順天府順天府直隸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見上卷王屈烈及可突干見同目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

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見四卷

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奚厥奚契丹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

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目乙亥二十三年春正月耕藉田御樓酺宴。目上耕藉田見十一九推

御樓酺宴

唐玄宗

一

連袂歌子

張璠張璠

復父讎

孝烈

二子擗年

孝烈

楊貴妃

名與

勅禮部

即掌貢舉

安祿山

魏言謀莊

賈

孫武斬宮

張九齡

張安祿山

現同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現同上御五鳳樓。醮見上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

下較角勝負。懷州今河南府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黠文繡。魯山今河南府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

連袂歌子。為○于為歌名元德秀所作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實

樸。士大夫服其高。三月張璠張璠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杖殺之。目初汪既殺張審素。年九

或告嵩州都督張審素。素雖上聲。嵩州今四川行都司審素二子璠璠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

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擗年。孝烈宜加矜宥。張

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怪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

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時上在杖殺。士民憐之。為聲作哀諫。見四卷。斂錢葬之。

致堂胡氏曰。復讐。國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亦可憐矣。張九齡欲宥之。豈非天理。論亡矣。璠璠之言

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諒於司寇。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頗不平也。

何爾若直殺之。是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頗不平也。

可爾若直殺之。是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頗不平也。

開元之策。先書明倫也。見四卷。太宗之篇。先書楊氏何明倫也。是故將書以楊太真為貴。如則

妃楊氏皆所以明倫也。見四卷。太宗之篇。先書楊氏何明倫也。是故將書以楊太真為貴。如則

丙子二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更名瑛。名初。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見上卷。改曰瑛。子三月。敕

禮部侍郎掌貢舉。目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敕委禮部

侍郎。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何書使何罪。使之而不能正其敗績。夫奔日。守珪奏請斬

之罪也。故書使。目張守珪使平盧。東鎮名。今山。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見上。敗績。夫奔日。守珪奏請斬

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稷苴直誅莊賈。史記直

安祿山貌有反相

史思明

張九齡上千秋金鑑

賜牛仙客

尚書古之納言

封爵所以勸有功

明王治亂之分張九齡遇事力爭

評曰失律易師卦師出以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王
行字夷甫見石勒識其有反相後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府今直隸永平雜胡初名阿荊落山母再
果叛據襄國僭稱後趙卒禍晉室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府今直隸永平雜胡初名阿荊落山母再
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攸黠闕入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
宰孫入于者與祿山同里開門日開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為果毅見四二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
之賜名思明

致堂胡氏曰禍福雖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繫乎食與不食則人事
為近矣故古之聖人必脩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蠱惑雖祿山焉敢亂
自然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
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玄宗得以拒之

綱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是文不書此何易以書重格君也故金鑑錄書丹宸錄書非是皆畧之
時賦頌之流哉七卷十二見五目千秋節二見上卷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
故不書生日

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綱冬十月帝還西京目上過陝
州見上以刺史盧奐有異政題贊於聽事也中庭而去綱十一月賜朔方今陝西靈夏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
公陝西華昌明立宗志在邊功故增重賞如仙客止能脩其職業而寵異已至於此目仙客前在河
府隴西縣公明立宗志在邊功故增重賞如仙客止能脩其職業而寵異已至於此目仙客前在河

西今陝西行都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
司等衙地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司等衙地

虞書帝曰龍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蔡氏曰周之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
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
之仙客本河湟使典河湟二州名並陝西行都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

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脩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
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乃賜仙客爵食實封
三百戶綱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綱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綱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然明皇治亂之分目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
分已在此於此目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

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太皆力爭諍之王之在藩

唐玄宗

張九齡諫
唐三子

伏獵侍郎

明皇用相
各有所長

李林甫城
府深密

立明經問
義進士試
經法

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瑒。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瑒瑒。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高咸宜公主。武惠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為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見九齡未決。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詔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

華陽范氏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相。係於李林甫。愚則天性滅。為仇。雖置相。不可不慎哉。

目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刺岐州。今陝西鳳翔府。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而以林甫為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為洺州。今直隸刺史。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宏。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也。九齡既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孝經將順其美。注將行之也。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飛龍殿。日以八馬列。主在。上。羣臣將順。若有美善。則順而行之。行之。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宮門外。疏。尚。衛。立。仗。馬。食。飼。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璠。津。嘗。上。書。言。事。黜。為。下。邳。安。府。清。南。縣。今。自。是。諫。爭。路。絕。矣。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之。啗。之。也。餌。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目丁丑二十五年春正月置立學博士。嚴其科。以進士之。僅免腐庸。至所。謂。立。學。者。前。未。之。聞。乃。時。置。博。士。官。又。今。每。歲。依。明。經。舉。則。當。時。好。尚。晚。熱。可。知。地。事。義。之。義。自。是。免。矣。
目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殺周子諒
股張九齡

鶴鳴獄院

宋瑒第
流人物
令天下州
縣里皆置
學

大子唐亦
張說之通

追諡孔子
為文宣王

目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見上卷二五帖試集覽明經誦帖括謂為機括而誦之以求僥倖為功罕窮旨趣自今

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經以左氏傳為大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張

九齡為荊州長史在廣西潯州府東北至藍田府今陝西西安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今湖廣長史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目楊洞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

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於宮中廢為庶人尋賜死目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鶴

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為國公目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

太盛鳥雀不栖西今有鶴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相故有是命

華陽范氏曰明皇一日殺二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說諛得志天理滅矣能無駭乎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目宋璟在玄宗朝第一流人物也故書官書爵

戊寅二十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目武德嘗置州縣學矣不皆置也於是夏六月立

忠王璵為太子改名亨目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瑒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

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

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立璵為太子更名亨

孫甫曰太子瑛之廢雖由武妃林甫亦張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眾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密議也使明皇之意見上卷二八

已移廢寵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矣目見上卷二八

己卯二十七年秋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目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

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見十四卷贈弟子為公侯伯

逆昌尹氏曰自漢平帝追諡孔子為褒成侯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謂之為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為諡然文之為言諡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諡

之固亦幾矣然亦有所未盡焉若夫宣之為宣諡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盡稱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末加聖入此諡之前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臣有此諡矣天生聖人

國監力口錄
卷二
唐玄宗

撰天以誅
未足稱其
德

風度得如
九齡不乎

立服錄注

得玄元皇
帝像

洛水溢
以安祿山
為營州都
督

以安祿山
為平盧節
度使
置十節度
經略使

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誅其德彼區區荒誕之君汗下之
見何足以為五聖人之輕重當其時行之可也後世乃遵之百世而不改何耶

汗音蟬○稱天
以誅見二卷二

庚辰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書惜也目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

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乎冬十一月是歲戶口之數目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

一十四萬三千六百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三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

辛巳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目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修遠何救懸絕自今委

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於是帝以夢求得之也曷為夢之信藏之深發

矣書曰得目上夢玄元皇帝卷二二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藍屋府蓋屋縣迎

至興慶宮見上

華陽范氏曰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養之良朝明皇怠於庶
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感而見於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迂怪日聞詭說成俗
奸究得志而天下之理亂高宗見二

秋七月洛水溢卷四十九目溺死者千餘人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自是祿山每事目祿山傾

巧善事人多譽卷四十九之上左右至平盧四上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採訪使張利貞利

貞盛稱之上乃以為營州五上都督充平盧軍使

壬午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目是時天下聲教見十七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

縻見十八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甯西域治龜丘茲慈城見二四北庭節

度防制突騎施堅昆國西域治北庭都護府北庭本高昌國地唐立河西節度斷短隔吐蕃突厥治涼州今

西行都司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故城在陝西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見二十以禦突厥治太原府

涼州今山西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今直隸平盧節度鎮撫室韋契丹之別種鞑未鞑曷北治營州

太原府今山西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見四十五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西南夷治益州今四川嶺南五府

經畧經靜夷獫狁廣州今廣東府此外又有長樂經畧福州今福建府領之東萊守捉唐制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即團結營

也萊州今山東府領之東牟守捉登州今山東府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

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矣

華陽范氏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財非不多也人君不能清靜恭儉以待太平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安富之時亂已成而猶不悟也豈非好太多欲任失其人之咎歟

細羣臣請加尊號**目**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見告以藏靈符在尹喜見周康王時為函谷關令東

老子喜求著書老子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細**二月

改官名**目**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夜東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細**以田同秀為

朝散大夫**目**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也**細**三月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見四十二轉運使**目**堅太子之妃兄

也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鉞洪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細**以盧綯嚴挺之

為員外詹事員外詹事何以書病玄宗也二臣帝所眷者林甫以**目**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

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

見上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綯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綯風標清淨歲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

召綯子弟謂曰交廣今廣東府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賓詹太子賓客分務東洛

何如綯懼請之乃除華州今陝西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

在挺之時為絳州今山西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諭以上意甚厚蓋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

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叱去久之亦以為員外詹事**細**秋七月牛

仙客卒以李適之為左相

細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目**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見蟲食

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

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

得藏寶符

口寢腹劍

盧綯恩標

安祿山入朝

面試

更白

改年曰載
以安祿山

兼范陽節
度使

帝聞空中
神語

以楊太真
為貴妃

娘子

安祿山奏
正李靖字
勳

計遣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勳為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爽手持試紙終日不
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曳白引也於是三人皆坐貶

綱甲申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綱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見上節度使自河北見二八黜陟使席建侯稱

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綱冬初令百姓十八為屯二十三成丁

綱乙酉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綱帝問何識仙自秦皇漢武始然秦漢之君為目上謂宰臣曰朕

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

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羣臣表賀綱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目初

武惠妃薨綱開元二十五年惠妃武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

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納太真宮中不暮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

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贈其父玄琬兵部尚書以從兄錡繼為殿中少監錡奇為駙馬都尉三姊

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綱昭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從軍於蜀至長安見諸妹引之見上得出

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

遂昌尹氏曰開元二十三年書冊壽王妃楊氏至是又冊韋氏則楊氏為壽王之偶已非一日明皇

奪而有之則亂三綱絕滅天理不可立於人上矣夫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釋者謂伋妻

自齊以來未至於楊而宣公為臺以待其至是時國人猶且惡之為鳥有十年綱齊宣公為其子伋妻

子伋而可奪之為己有耶綱目直書其惡甚矣不遂為伋所滅豈非幸歟綱於齊而聞其美欲自

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作詩以刺之見邯鄲新臺之篇

綱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見上綱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綱冬安祿山奏立李

靖李勣廟綱書祿山奏立何蕃廟也祿山前奏致為食盡今奏夢從求食及廟目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

平郡綱永平府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綱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綱以王鉞
上為京畿采訪使目初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朔於左右藏取之鉞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
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見四二上以鉞為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歎怨至是以為

御史中丞京畿見上採訪使

李林甫始
全通之

綱丙戌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為縉雲今浙江處州府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今四川遵義府太守目李適之性疏率李林甫嘗謂之曰華山見四六卷有金礦銅鐵石曰金銀米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

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旺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己謂適之曰自

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而與韋堅益親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

日為己禍欲動搖之隴右節度使見上皇甫惟明嘗為忠王玢驍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

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貫

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鞠罪也推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

皆貶之太子表請與妃韋妃離昏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俱見上節度使目忠嗣始在朔方

河東去年忠嗣以朔方河東互市高估時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忠嗣杖四節

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見四五卷積石山名在陝西河州皆大捷又討吐谷渾

西域於墨離軍在瓜州西北三千里虜其全部而歸綱夏四月李適之罷目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

地猶言罷政事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奸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

京兆見上尹肅見上使法曹吉溫鞠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

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始太子文學薛稷見上薦溫才上召見顧疑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

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見上吳薦溫於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奭者為吏深刻林甫引為殿中侍御

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猶工治陶也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綱秋七月加嶺南經

畧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為戶部侍郎目楊貴妃方有寵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

翼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令看女作門楣眉也近前若面之有眉妃欲得生荔

枝歲命嶺南見上馳驛致之嘗以妒悍不遜送歸見上第六上遂不食及夜高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

女作門楣馳驛致生

羅維七類

王忠嗣為
四道節度
高估馬價

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官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是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

訂一猶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冬殺驍衛兵曹柳勣贊善大夫唐韓宮有左杜有鄰有鄰女

為太子良娣卷二其長女為勣妻勣喜結交豪俊淄川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太守裴敦復北海今山東青州府太守李

邕皆與定交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猶言飛狀見上卷二七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

吉温鞠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皆杖死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

綱丁亥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章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目**江華今湖南永州府司馬王

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快快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因別遣羅希奭按邕

與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眾盧藏用常語去聲之曰君如干將莫邪王使鐔劍二口陽曰干將陰曰莫邪

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賜皇甫惟明章堅等死希奭所過殺遺謫者

所經過處有生李適之仰藥琚自縊意**綱**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目**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

狡黠聲入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詖譖卷十三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祿山本營州胡故稱腹中何所有其大

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促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

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

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

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綱**冬十月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充隴右節

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目**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在陝西行都副使李光弼為河西見上

兵馬使翰本突騎施見上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畧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見上軍

麥熟吐蕃輒來獲積石入聲之無能禦者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短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

敢復來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

盧藏用戒李邕

腹中止有赤心

胡人先母而後父王忠嗣二部將哥舒翰李光弼

王忠嗣謀攻吐蕃

豈以萬命
易一官

王忠嗣可
謂賢將

李岫以盈
滿為懼

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唐也。以教訓馬曰秣。左傳。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譏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見上佐。別駕長史司馬。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為隴右節度使。見上。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乃陳其寃。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今湖廣漢陽府。

華陽范氏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而馳奉詔而復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而馳奉詔而復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書病玄宗也。自書籍。以來未有此賜矣。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林甫。

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聲。空林甫子岫。就為將作監。頗以盈滿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鈞。陶瓦輪也。其中旋轉者。取周回調均之義。軸。車軸也。所以持輪者。鈞軸皆在物之安者。故謂宰相東鈞。當軸言其居中用事也。怨仇

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建安西都護府。撫南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國。故謂之四鎮。○高昌見十一卷。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

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署封常清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

以高力士
為驃騎大
將軍

高力士固
小人之事
賜安祿山
鐵券
貴妃三姊
封韓號秦
國夫人
左藏
帥臣觀

不遜領。不兼統。功名著者任。任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親三四契。必何力。見四五。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慶王名琮。忠王即肅宗並領節度。不出開元宰相則蕭嵩牛仙客。並領節度。始遙領矣。蓋貞觀嘉運以蓋嘉運為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怨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華陽范氏曰。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綱戊子。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目**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牛仙客知上厭巡幸。乃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即西京也。數年蓄積。稍豐。上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致堂胡氏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審能為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左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議。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已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士大夫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綱五月。賜安祿山鐵券。見十祿山之功。臣鐵券不書。此何以書。鐵券寵過也。**綱**以楊釗。見上判度支。見四

綱事。目。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二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綱**冬十一月。以貴妃姊子為

國夫人。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號秦國夫人。

綱己丑。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左藏庫蓋起於周。職內主賦入。職歲主賦出。凡書而邦布之入出。則外府又主之。皆其職也。

紫衣金魚

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貴妃洗銀錢

十郎

也自觀左藏而帝曰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釧請令糶變為輕貨輸京師屢奏帑儲藏充

牝也滿也也古今罕傳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釧紫衣金魚高祖初給隨身魚袋三品以上賜紫上由是視金

帛如莫壤賞賜無限夏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府兵至是盡廢先是折衝府見四三皆有木契

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驍騎見上府兵折衝府死亡不

補器械耗散畧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

人羞之至以相詬通病也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

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

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

子弟為武官父兄攢不齒制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綱庚寅九載春二月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禮記王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

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禮天官膳夫羞用百物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夏五月賜安祿山

爵東平郡府山東兗州王目唐將帥封王自此始綱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見四二採訪處置使綱

冬十月安祿山入朝綱賜楊釧名國忠釧以圖識有金刀請改也

綱辛卯十載春正月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目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

財力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曰遣諸楊與之遊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

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襦上祿衣裏之使宮人以綵輿昇輿也對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

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

疑也綱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目祿山領河東見四二奏戶部郎中吉溫為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

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

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見十六劉駱谷

國益刀知錄卷二十一 唐玄宗

武庫火

文武憲部
王鉞伏誅

李林甫卒

冰山

張象隱居
嵩山

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鎮范陽平盧河東三道藩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解國讖勸之作亂祿山以尚莊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

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延珣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奈元皓田承嗣田乾貞阿史那突厥三承慶為爪牙綱秋八月武庫火燒兵器三萬大火曰災人火曰火是時祿山東

直書火而不言其故乎綱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見上祿山為之不然何以綱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見上

綱壬辰十一載春三月改吏兵刑部為文武憲部綱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鉞洪伏誅唐得天下百三

尹未有書者於是始見則以伏誅書鉞其人綱鉞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也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鉞弟戶部郎中錕錕凶險不法名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

相否海川懼亡匿鉞恐事洩捕得托以他事杖殺之事發鉞賜自盡錕杖死於朝堂綱以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見上綱冬十一月李林甫卒綱林甫窮山極惡綱目削去其官亦足以盡其罪乎曰未也林甫迷

皇非養回使之獲保首領死於牖綱目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魚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嫉能排

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綱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綱國忠為人強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機

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頭指氣使莫不震懼同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今河南河州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

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鉞封縣綱以吉溫為御史中丞綱楊國忠薦之也溫詣范陽見上辭安祿山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見上而達綱癸巳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入於都堂唱於都堂何譏事也於是國忠以右相兼文部郎遂於都堂

李林甫則
爵制棺

白囊駝
劉通遠東
是書

書錄事直學士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注唱見四卷二七仍過門下省審見同

官自春及夏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

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謬甚衆無敢言

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卷上侍郎但掌試判注唱而已綱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綱楊國忠說稅

安祿山使阿布思突厥西葉護之名天寶元部降者詣闕誣告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

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俱見上剖

棺抉淵入含聲珠實尸之口珠也珠玉號取也奪金紫見上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綱秋八月以哥舒翰

兼河西節度使綱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

祿山有反狀上不聽國忠欲厚結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見同是

時中國盛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蔽意也野天下稱富庶者莫如隴右翰每

遣使入奏常乘白囊駝日馳五百里綱冬十月以中書舍人宋昱欲知選事前進士劉迺遺書

曰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虞書臯陶謨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稷蔡傳

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考績亦九載見一卷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

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南北朝徐庾信觀

其利口則不若魯夫卷二十六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綱甲午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綱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

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

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綱加安祿山左僕射夜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

均忌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高宗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見四十七候進止時

唐玄宗

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通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士。皆處之謂

之待詔。見三十三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均皆翰林院供奉。見三四

華陽范氏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制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

二月。以楊國忠為司空。綱三月。安祿山歸范陽。綱祿山辭歸范陽。綱上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

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初上令高力士餞祿山。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

觀其意快快。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均兄弟告之也。上怒。貶

均。均官。綱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綱他時書曰。食多矣。至於不盡如鉤。往往見之分注之中。而特

劍南。綱上留後李宓。密擊南詔。敗沒。綱宓擊南詔。唯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治太和城。在雲南大理

府城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為雲南王。天寶九載。南詔反。陷雲南郡。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

二十萬人。無敢言者。綱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

臣聞雲南數朔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

勿言。朕徐思之。綱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

綱乙未。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綱是書從之。何識不悟也。祿山之心。至

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

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

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誨分

領范陽平盧河東。與二八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

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

勿憂也。事遂寢。綱哥舒翰入朝。綱得疾留京師。綱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於是上稍寤。始

